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　鏞

資治通鑑卷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周紀五

起屠維赤奮若盡旃蒙大荒落凡十七年始己丑終乙巳也

赧王下

四十三年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為質於秦左徒楚官名史記正義曰蓋今在左右拾遺補闕之類質音致按去年秦欲與韓魏伐楚黃歇上書止之歸而報楚楚遂使歇侍太子為質於秦為楚王疾病歇使太子亡歸楚張本歇許竭翻

秦置南陽郡凡山南水

北皆謂之南陽晉南陽在脩武以在太行之南大河之北也秦置南陽郡以在南山之南漢水之北也

秦魏楚共伐燕燕因肩觸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四十四年趙藺相如伐齊至平邑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藺力刃翻樂音洛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田部吏部收田之租稅者也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灋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治直之翻平原君之家臣用事而不肯出租稅者也平原君怒將殺之趙奢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灋削灋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削侵也奪也弱劣也懦也君安得有

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邪音耶戚親也言平原君於趙則王族親戚之貴者也平原君以為賢賢善也能也言之於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觀此則趙奢豈特善兵哉可使治國也治直之切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司馬彪志上黨郡涅縣有閼與聚水經註上黨沾縣有梁榆城即閼與故城盧諶征艱賦曰訪梁榆之虛郭乃閼與之舊乎史記正義曰閼與在路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又儀州和順縣亦有閼與城儀路相近二所未詳又閼與山在路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閼

與即山北也河東圖遼州和順縣晉大夫梁餘子養邑秦伐閼與趙奢救之是此遼州即唐之儀州閼阿曷翻又於達翻虔音曷又音嫣與音預又音余史記正義曰閼於連翻漢書音義涅乃結翻聚材喻翻沾他兼翻諶時壬翻提丁兮翻路魯故翻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頗普河翻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陿難救陿與狹同隘也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陿譬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言將是勇者勝也將平聲或曰帥勇者則勝將去聲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盧經翻邯鄲音寒丹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令力正翻趙奢此令非以禁約所部以恐秦軍也秦師軍武安西班志武安縣屬魏郡宋白

曰洛州治永年縣隋改廣平為永年屬武安郡秦軍勒兵武安西即此地劉昫曰磁州治滏陽縣漢武安縣地隋又置武安縣亦屬磁州磁祥之翻昫吁勿翻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此軍之中候也漢北軍中候之官本此或曰軍中之候軍吏也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壘力水翻秦間入趙軍趙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間古莧翻此孫子所謂反間也食祥吏翻將即亮翻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間卷甲而趨卷讀曰捲凡捲舒之卷皆同音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

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姓譜許姓本自姜姓炎帝之後太嶽之胄其後以國為氏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陳讀曰陣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邯鄲索隱曰胥須古人通用今者須後令謂胥為須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邯鄲二字當為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余謂胥語絕許歷請刑趙奢令其且待也蓋謂敢諫者死邯鄲之令耳今既自邯鄲進軍近閼與矣許歷之諫固在邯鄲之後不當用邯鄲之令以教之故曰後令邯鄲令力正翻邯鄲音寒丹令力丁翻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

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趨七俞翻又音如字得上時掌翻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趙王封奢為馬服君服虔曰馬服猶言服馬也括地志邯鄲縣西北有馬服山與廉藺同位以許歷為國尉穰侯言客卿竈於秦王穰人羊翻使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括地志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壽鄆州之縣也余據唐志鄆州壽張縣武德初置壽州通鑑書此以從范雎間穰侯之事間古莧翻初魏人范雎姓譜范本陶唐氏之後隨會為晉大夫食采於范後有氏焉雎音雖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戰國之時仍周之制置上中下三大夫漢百官表中大夫掌論議須姓密須氏之後

風俗通須姓太昊之後蓋本之須句使疏吏翻句音鉤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為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索隱曰折脅摺齒謂擊折其脅又拉折其齒也簀謂葦荻之薄用之以卷其屍也余謂簀字從竹蓋竹為之非葦荻之薄也又謂竹東南之産北人貴之自江以北饒葦荻人率織之以為薄寢或以為薦藉索隱以葦薄為簀習於所見而從俗所呼者耳相息亮翻笞丑之翻摺力荅翻卷讀曰捲簀竹革翻更工衡翻溺奴弔翻以懲後令無妄言者令力丁翻范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魏齊

辭曰可矣范睢得出魏齊悔復名求之令盧經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魏人鄭安平遂操范睢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於魏謁者秦官漢因之志云主殿上時節威儀謁者僕射一人為謁者臺率其下有給事謁者有灌謁者操七刀翻使疏吏翻率讀曰帥范睢夜見王稽稽潛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見之於離宮離宮別宮也范睢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佯音羊古字多作陽詐也如淳曰周宣王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或曰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謬靡幼翻誤也詐也穰人羊翻王微

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王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謬靡幼翻攘人羊翻屏卑郢翻又卑正翻後凡屏退之屏皆同音跽忌巳翻跪也唯于癸翻蓋應聲也凡唯諾之唯皆同音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卒子恤翻終也邪音耶范雎曰非敢然也雎音雖然猶言如是也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昌呂翻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補於秦

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少始絡翊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謂天下之士懲雎之死不敢復言鄉讀曰嚮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溷謂溷瀆之也漢陸賈曰毋久溷公即此義音户困翻毛晃曰溷濁也又汚辱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兎也韓盧天下之駿犬蹇兎病足之兎韓盧搏兎無不獲者況蹇兎乎治直之翻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

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穰人羊翻為于僞翻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觀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夫音扶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謂殺唐眜也見上卷十四年湣讀曰閔將即亮翻再辟地千里辟讀曰闢眜莫葛翻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事見上卷三十一年罷讀曰疲幾居依翻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

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夫音扶康曰處敞吕翻余謂處昌據翻於世俗常言音義為長）而天下之樞也（以門戶為喻門戶之闔闢皆由於樞）王若用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用霸者請用霸天下之術強者未易柔服故先親附弱者易以豉翻）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兵事（范雎謀兵事則三晉受兵禍而穰侯兄弟皆為秦所逐矣）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拔（更工衡翻胡傷意謂即上卷客

卿之胡陽閼於葛翻又於連翻與音預

四十七年秦王用范雎之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班志懷縣屬河内郡括地志曰懷縣在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雎息隨翻

四十八年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質音致卒子恤翻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范雎日益親用事因承閒說王曰雎息隨翻閒古莧翻說式芮翻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

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夫音扶使疏吏翻華戶化翻斷丁亂翻凡斷決之斷皆同者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操七刀翻謂剖符而出使也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陶穰侯封邑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左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辛伯曰大都耦國亂之本也申無宇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衛蒲戚實出獻公齊渠丘實殺無知而陳蔡不羹亦殺楚靈

王此皆大都危國也傳直戀翻祭則介翻陸德明摽音立晃音萬奚音郎尊其臣者卑其主如下事之類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管掌也擢拔也宿昔一夕之間也淖齒弑齊湣王事見上卷三十一年淖奴教翻射而亦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事見上卷二十年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夫音扶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漢承秦制鄉置有秩漢官曰鄉戶五千則置有秩掌一鄉

之入風俗通曰有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大吏謂左右中更以上為吏者也秩直乙翻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相息亮翻朝直遥翻為于偽翻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雎為丞相封為應侯應於陵翻國名周武王之子封於應其地在唐汝州界魏王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間步而往見之間步投間隙徒步而行也間古莧翻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字叔恙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者也古人相問率曰無恙朱熹曰古者草居多被噬蟲之毒故相問曰無恙乎恙餘亮翻噬時制翻留坐

飲食取一綈袍贈之綈田黎翻厚繒也袍步刀翻長襦也記玉藻曰纊為繭緼為袍孔穎達曰純著新綿者為繭雜用舊絮者為袍遂為須賈御而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怪其久不出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相息亮翻為于偽翻雎更姓名曰張祿故云然鄉讀曰嚮須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膝行屈膝就地而行以示跪伏應侯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於前而馬食之莝寸斬之藁雜豆以飼馬莝豆兩物也莝寸卧翻食祥吏翻使歸告魏王

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屠殺也自古以來以攻下城而盡殺城中人爲屠城亦曰洗城須賈還以告魏齊魏齊犇趙匿於平原君家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平原君趙勝趙王之貴介弟也貴盛於趙以好士聞於諸侯故魏齊犇歸之而就匿焉

趙惠文王薨子孝成王丹立以平原君爲相相息亮翻

五十年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薨呼肱翻穰人羊翻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事見三卷十年援于元翻手引也薦白起爲將見上卷二十三年將即亮翻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言拓地東連於齊也事並見上卷鄢於晚翻郢以井翻屬之欲翻使天下諸侯稽首

而事秦（稽音啓）秦益彊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賈音古言其致禍如商賈之賈物也凡商賈之賈皆同音）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爲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搤其吭而奪之耳（雎息隨翻爲于僞翻搤音厄說文曰捉也吭音剛咽也）遂使秦王絶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傾危之士哉

秦王以子安國君爲太子（爲安國君立子異人爲嗣張本嗣祥吏翻）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

長安君為質索隱曰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孔衍曰長安君惠文王之少子也史記正義曰長安君以長安善故名也質音致索山客翻少詩照翻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強諫猶力諫也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復扶又翻唾吐卧翻口液也明謂左右者顯言之也左師觸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胥待也言盛氣以待其入也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

老臣賤息舒祺（春秋時宋國之官有左右師上卿也趙以觸龍為左師蓋冗散之官以優老臣者也息子也祺音其冗而龍翻散悉亶翻）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黑衣衛士之服也觸龍先為其少子言以發太后之問也昧死言忘其死也少詩照翻又音小昧莫佩翻）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幾居豈翻讓言死必填溝壑願及未死而託少子也）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媼烏浩翻婦之老者之稱趙太后之女嫁於燕故稱之曰燕后燕因肩翻）太后曰

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奉讀曰俸凡奉祿之奉皆同音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

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令力丁翻使也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為于僞翻乘繩證翻質音致齊師乃出秦師退　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以伐燕取中陽徐廣曰陽一作人史記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北四十一里是時蓋屬燕將即亮翻燕因肩翻又伐韓取注人括地志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四十五里

齊襄王薨子建立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少詩照翻

五十一年秦武安君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秦封白起

為武安君韓之南陽即河内野王之地班志太行山在野王西北括地志在懷州河内縣北四十五里行戶剛翻

楚頃襄王疾病疾至於甚曰病黃歇言於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四十三年黃歇與楚太子為質於秦應於陵翻相息亮翻乘繩證翻歇許渴翻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更工衡翻是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

有以利秦也令力丁翻歇許竭翻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謂死也卒終也卒子恤翻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逃去為亡使疏吏翻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為楚使者御而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歇許竭翻守舍者守楚太子所寓館舍常為于偽翻度徒洛翻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狥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之言無以罪加歇而歸之於楚以結其和親也應於陵

翻

以親楚王從之黃歇至楚三月秋頃襄王薨考烈王即位頃音傾秋即是年秋考烈王即太子完以黃歇為相封以淮北地號曰春申君史記歇初封春申君賜淮北十四縣後徙封江東因城吳故墟以為都邑今蘇州是也相息亮翻

五十三年楚人納州于秦以平司馬彪志南郡州陵縣註云楚考烈王納州于秦即其地

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武安君上迄泰字史記正義曰從太行西北澤潞等州皆上黨郡地得名云上黨所治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上黨守馮亭姓譜畢公高之子食采於馮城因以命氏鄭有大夫馮簡子守式又翻與其民謀曰鄭道

已絕韓都新鄭自上黨趣鄭由野王度河令秦拔野王故鄭道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應於證翻被皮義翻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謂韓獻上黨於秦使疏吏翻其吏民皆安於趙不樂為秦為于偽翻樂音洛下同有城市邑十七城市邑言邑之有城市者指言大邑也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甚禍者言甚以為禍也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

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毛晃曰推惡於人曰嫁惡嫁禍推吐雷翻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秦有吞天下之心使趙不受上黨而秦得之亦必據上黨而攻趙故趙之禍不在於受上黨而在於用趙括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為華陽君守式又翻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使疏吏翻

五十五年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長知丈翻齕音紇杜佑恨勿翻康胡骨翻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司馬彪志上黨泫氏縣有長平亭括地志長平故城在上黨縣西四十一里杜佑曰白起阬趙卒於長平有頭顱山築臺於壘中因山為臺宋白曰秦阬趙卒於長平今澤州之北高平縣西北二十一里長平故城是也頗普何翻泫工玄翻顱音盧壘魯水翻以按據上黨民毛晃曰按於肝翻抑也止也據也余謂此據按二字按字當以抑止為義據依據也引援也拒守也言廉頗依據上黨地險引援上黨之民而拒守也康曰按音遏此義亦通但按字無遏音王齕因伐趙趙軍數戰不勝數所角翻止一裨將四尉裨將軍之副將也尉軍中諸部都尉也裨頻彌翻將即亮翻趙王與樓昌虞卿謀風俗通曰凡氏

之興九事氏於皰者唐虞夏殷是也氏於國者齊魯宋衛是也氏於事者巫卜陶匠是也氏於字者伯仲叔季是也氏於謚者戴武宣穆是也樓昌請發重使為媾媾音構和也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從子容翻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内鄭朱矣虞卿時為趙之相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夫音扶應於陵翻天下見王

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史言趙之喪師蹙國不特以趙括代廉頗之故亦由不用虞卿之計也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數所角翻屢也敗補邁翻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間古莧翻將即亮翻廉頗易與且降矣易弋豉翻降戶江翻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鼓瑟者絃有緩急調絃之緩急在柱之運轉若膠其柱則絃不可得而調緩者一於緩急者一

於急無活法矣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兵以正合以奇變傳直戀翻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少詩照翻難乃旦翻辯折之也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易以豉翻輕也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將即亮翻下同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上時掌翻言以何事知其不可使也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奉讀曰捧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

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將即亮翻朝直遥翻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置止也廢也置之言廢置此事止勿言也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稱尺證翻不稱言不勝任也隨坐相隨而坐罪也觀此則知古者敗軍之將罪併及其家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王齕為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齕恨勿翻更工衡翻易

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佯音羊詐也）張二奇兵以劫之（劫勢脅也說文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劫）趙括乘勝追造秦壁（造七到翻詣也）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騎奇寄翻）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如往也上時掌翻遮者遮斷其路）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于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

夫音扶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奉讀曰捧言唯恐不及也且救趙高義也却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不務為此而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壘史言急來攻壘趙括為計如此耳下言欲出而不能出趙括自出而死其勢可見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言括欲分其卒為四隊更攻秦壘自一隊至四隊至五則復之而不能出也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射而亦翻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

降户江翻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樂為上音洛下于偽翻又音如字四十餘萬人皆死而獨遣小者二百四十人得歸趙此非得脫也白起之謀也强壯盡死則小弱得歸者必言秦之兵威所以破趙人之膽將以乘勝取邯鄲也為應侯所沮故白起之計不得行耳譎古穴翻邯鄲音寒丹應於陵翻沮在呂翻卒子恤翻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此言秦兵自挫廉頗至大破趙括前後所斬首虜之數耳兵非大敗四十萬人安肯束手而死耶

五十六年十月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齕攻趙武安皮牢

拔之史記正義曰皮牢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余謂秦兵已至上黨不應復回攻絳州之皮牢宋白曰蒲州龍門縣秦為皮氏縣今縣西一里八十步古皮氏城是也恐不可以皮氏為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太原即漢太原郡地在上黨西北盡有上黨地韓魏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即圍邯鄲乎說式芮翻邯鄲音寒丹曰然蘇代曰趙亡則秦王王矣秦之稱王自王其國耳今破趙國則將王天下也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四十九年通鑑書秦拔魏邢丘宜其時邢丘之地固屬韓邢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樂音

洛令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應於陵翻司馬彪志河南卷縣有垣雍城或曰古衡雍注曰今縣所治城是也史記正義曰垣雍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雍於用翻正月皆罷兵觀此則亦用十月為歲首蓋因秦記而書之也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為秦殺白起張本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約事約結和之事也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

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遺失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言無救於構和之失計也趙王計未定樓緩至趙趙王與之計之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難乃旦翻說讀曰悅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緩謂趙與秦和則天下疑趙有秦之援將不敢乘弱而圖之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

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虞卿聞之復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卿謂趙與秦和則天下愈疑而不肯親趙也）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索山客翻齊自宣湣以來親楚而讐秦孟嘗君嘗率諸侯伐秦至函谷湣讀曰閔）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天下有能為也（言趙失地於賂齊而能攻秦取其地以償所失）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

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媾居候翻說文媾重婚也引易匪寇婚媾夫已婚而夫妻反目而不和既而復和者為媾此言秦趙為寇讐而交兵至今而復和故以媾為言也重直龍翻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秦脅韓魏使事秦趙結韓魏使親趙是與秦易道易音如字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求和於趙也使疏吏翻樓緩聞之亡去趙王封虞卿以一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大夫皆以為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斌悲巾翻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吾承敝而擊之子

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良將）（謂白起也屬之欲翻將即亮翻）何敢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復扶又翻）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於時猶言於此時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處昌呂翻）子母相哺呴呴焉相樂也（哺音步呴音或作姁音况羽翻康吁句切樂音洛）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突徒忽翻竈窗謂之突陸德明曰上時掌翻又如字）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子順者孔子

六世孫也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子上生子家子家生子京子京生子高子高生子順初魏王聞子順賢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以為相使疏吏翻相息亮翻子順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為于偽翻治直之翻雖蔬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食祥吏翻少始紹翻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之如也往也魏王郊迎以為相子順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無任之祿謂不任事而食祿者諸喪職者咸不悅乃造謗言喪息浪翻文咨以告

子順（文姓也，越大夫文種）有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左傳：子產相鄭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褚，丁呂翻。褚，所以貯藏衣物。左傳：鄭賈人欲脫智罃，將寘諸褚中而出）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賢，庸知謗乎？文咨曰：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相魯，人誦之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化既成，民又誦曰：袞衣章甫，實

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麛鹿子也以其皮為裘記曰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戾罪也郵與尤同過也章甫殷冠孔子曰丘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古者大夫羔裘以居狐裘以朝麛裘而芾謂芾與麛裘相稱刺孔子也袞衣而章甫言孔子相魯能行古之道也麛莫兮翻康綿披切芾分勿翻協韻方益翻戾郎計翻康曰力結切曲也音義非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喟去貴翻喟然發嘆之聲言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當丁浪翻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素餐吾罪深矣尸主也素空也尸利言仕不能行道而主於利也素餐言空食君之祿而不能有所為也

退而以病致仕致仕言致其仕事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幷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新垣姓也陳留風俗傳周畢公之後居於梁爲新垣氏梁有新垣衍漢有新垣平是也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治直吏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病不可爲則良醫束手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伊摯即伊尹伊尹五就桀五就

湯摯音至呂望在商史記曰太公傳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治直吏切當今山東之國敵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燕因肩切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自此至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凡三十八年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仇為于偽切應於陵切聞魏齊在平原君所四十九年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乃為好言誘平原君至秦而執之誘音酉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魏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

印與魏齊偕亡（使疏吏翻相息亮翻）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卒子恤翻）秦乃歸平原君九月五大夫王陵復將兵伐趙（復扶又翻）武安君病不任行（任如林翻不任謂不堪也）

五十七年正月王陵攻邯鄲少利（邯鄲音寒丹少利謂兵頓失利也少始紹翻）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校（校戶教翻校猶部隊也立軍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為列列有頭二列為火十人有長立火子五火為隊隊五十人有頭二隊為官官百人立長二官為曲曲二百人立侯二曲為部部四百人立司馬二部為校校八百人立尉二校為裨將千六百人

主將軍二裨將軍三千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易以豉切且諸侯之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自秦而攻邯鄲有大河及王屋太行諸山之阻橫渡曰絕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自命不行秦王親命之行而不肯行也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疾不肯行乃以王齕代王陵應於陵切齕恨勿切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

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姓譜毛本自周武王母弟毛公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夫音扶毛晃曰錐銳也又器如鑽囊袋也有底曰囊處昌呂翻見賢遍翻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以毛遂為不能而使之留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處昌呂翻見賢遍翻毛晃曰錐鋩曰穎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索隱曰謂目視而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

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兩言謂利與害也從子容翻上時掌翻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胡何也吾乃與而君言而猶汝也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王于況翻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

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事見上卷三十七年史記正義曰鄢鄉故城在襄州率道縣西南九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七里鄢於幰翻郢以井翻三戰而辱王之先人謂焚夷陵楚之陵廟也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惡烏路翻為于僞翻唯于癸翻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從如字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

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用犬及豭大夫以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索山客翻豭居牙翻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索隱曰歃血若周禮則用珠盤奉讀曰捧歃色洽翻又所甲翻從子容翻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說文錄錄隨從之貌音祿索隱曰音六王劭曰錄借字耳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相天下士矣相息亮翻遂以毛遂為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

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晉以國為氏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班志鄴縣屬魏郡名為救趙實挾兩端兩端名為救趙實貳於秦又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間入由間道而入也間古莧翻邯鄲音寒丹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卻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以戰而能斬首有功者為上故曰上首功上尚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斬一人首則賜爵一級故謂

秦為上首功之國彼即肆然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悦怏於兩翻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惡音烏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醢呼改翻肉醬也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司馬彪志河内郡蕩陰縣有牖里城紂囚文王於此史記正義曰其地在蕩陰縣北九里胃于貴翻

臘音酉令力丁翻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乘繩證翻卒子恤翻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處昌呂翻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

帝秦矣復狀又翻考異曰史記魯仲連傳云新垣衍謝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按仲連所言不過論帝秦之利害耳使新垣衍懸作而去則有之秦將何預而退軍五十里乎此亦游談者之誇大也不取垣于元翻作才各翻將即亮翻為于偽翻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下遐稼翻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洪氏隸釋有漢金鄉守長侯君之碑云其先出自豳岐周文王之後封於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胄宣多以功佐國富如是則侯姓出於侯宣多嬴音盈曹植音嬴瘦之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大梁魏都夷門盖大梁城北門監古銜翻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古者乘車尊者在左虛左

以迎尊侯生而禮之也騎奇寄翻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直上時掌翻上坐之坐才臥翻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姓譜朱本高陽周封其後於鄒後為楚所滅子孫乃去邑氏朱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睥睨不正視也睥正詣翻睨研計翻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索隱曰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徧與遍同及秦圍趙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

屬之欲翻下乃屬同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子姊邪邯鄲音寒丹降戶江翻邪音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勑晉鄙令救趙數所角翻令力丁翻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說式芮翻屬之欲翻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乘繩證翻從才用翻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以侯生既不從行又不為之畫計謀也復還見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

子之還也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令公子無佗端而欲赴秦軍 無佗端言無佗奇策以發端也 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侯嬴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為如姬報其父仇 屏必郢翻史記曰如姬之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以進如姬屏畢郢翻為于偽翻下同 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 虎威猛之獸故以為兵符漢有銅虎符 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 復扶又翻 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

所不受孫武子之言將即亮翻令力正翻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復扶又翻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椎直追翻脊人謂之終葵鐵椎以鐵為之椎殺擊殺也與槌同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養羊尚翻後養上為養同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

進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齕恨勿翻邯鄲音寒丹數所角翻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白起以為邯鄲未易攻而王齕軍果不利故以為言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彊其兩翻武安君稱病篤不肯起

五十八年十月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師古曰謂奪其爵令為士伍言使從士卒之伍也班志陰密縣屬安定郡古密國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古密須氏之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汾城即漢河東臨汾縣城也去邯鄲尚遠秦蓋也兵于此為王齕聲援括地志臨汾故城在絳州正平縣東北

三十五里)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齕齕數却(齕恨勿翻 數所角翻)使者日至(使疏史翻)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水經注渭水故渠逕安陵南渠側有杜郵亭又逕渭城北秦咸陽漢之渭城也史記正義曰今咸陽縣城本秦時杜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郵音尤雍于用翻)王與應侯羣臣謀曰白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怏於兩翻)王乃使使者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齕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為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邯鄲音寒丹 降戶江翻)應

侯由是得罪鄭安平匿范雎以見王稽因此入秦為相故雎保任安平而用之今安平降趙故雎由此得罪秦法保任其人而不稱者與同罪應于陵翻公子無忌既存趙遂不敢歸魏與賓客留居趙使將將其軍還魏將即亮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趙王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記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上時掌翻自言辠過辠古罪字秦始皇以辠字近皇字改為罪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師古曰凡

言湯沐邑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部吁各翻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杜佑曰信陵君邑于今宋州寧陵縣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處昌呂翻姓譜薛本自黃帝任姓之後裔孫奚仲居薛歷夏殷周六十四代為諸侯後因氏焉欲見之兩人不肯見公子乃閒步從之游平原君聞而非之公子曰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而救趙今平原君所與遊徒豪舉耳閒古莧翻背蒲妹翻索隱曰謂豪者舉之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遊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為羞乎為裝欲去為裝者為行裝也平原君免冠謝乃止平原君

欲封魯連以其折新垣衍言帝秦也使者三返終不肯受使疏吏翻又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為人之為于偽翻難乃旦翻即有取是商賈之事也賈音古下同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復扶又翻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人蓋食湯沐邑於華陽因以為號華戶化翻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夏戶雅翻質音致數所角翻異人以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張晏曰孺子曰孽子何休曰孽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師古曰孽庶子也唐韻曰猶木之有孽生也異人于秦太子

為庶子于秦王為庶孽孫孽魚列翻索隱曰進者財也宜依小顏讀為賣古字多假借用之進音才刃翻居處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賈音古邯鄲音寒丹賈人居積滯貨伺時以年利以異人方財貨也乃往見異人說曰吾能大子之門說式芮翻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夫人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傒有秦國之業華戶化翻下同子傒蓋秦太子之子愛而居長者康曰傒胡啓切余謂傒字即左傳高傒之傒陸德明曰傒音兮士倉又輔之

姓譜士姓晉士蔿之後子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質音致嗣祥吏翻異人曰然則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適讀曰嫡下為適同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遊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自秦而西見華陽夫人之姊而以奇物獻於夫人因譽子異人之賢譽音余賓客徧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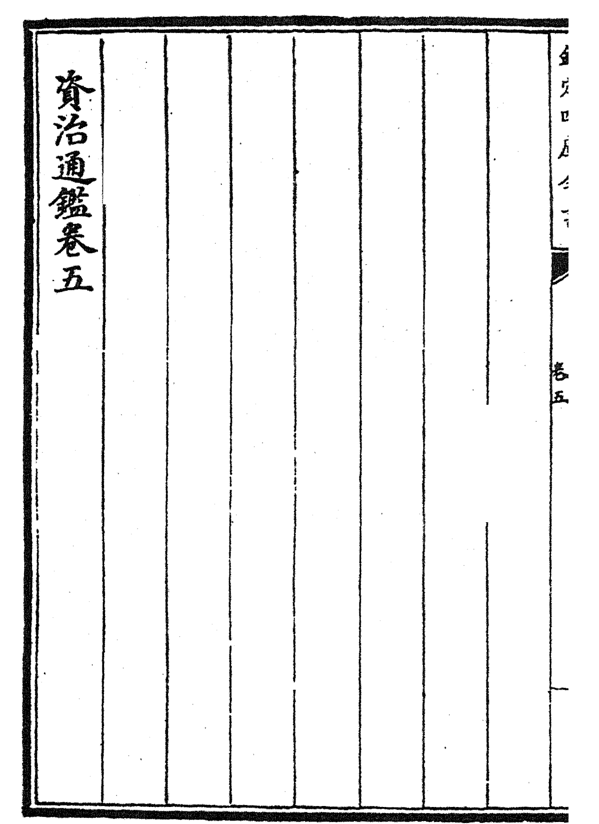
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說式芮翻）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夫音扶）今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適讀曰嫡）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日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中讀曰仲）不得為適夫人誠以此時拔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為然承間言於太子曰（間古莧翻）子異人絶賢（毛晃曰絶奇冠也相去遼遠也）來往者皆稱譽之因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異人立以為

子以託妾身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嗣因厚餽遺異人餽祥吏翻遺于季翻而請呂不韋傳之異人名譽盛於諸侯呂不韋娶邯鄲諸姬絕美者與居娶字當從史記作取邯鄲音寒丹知其有娠應劭曰娠震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漢史娠多作身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邑姜方震自震動之震不作娠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孕期年而生子政佯音羊期讀曰朞蓋任身十二月而生也子政是為始皇為呂不韋以此實禍張本異人遂以為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異人與不韋行金六百斤予守

者子讀曰與脫亡赴秦軍亟得歸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楚服為楚人之服或曰楚楚戲服也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

五十九年秦將軍摎伐韓摎史記正義紀虯翻康曰居由切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從子容翻將即亮翻令力丁翻秦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

周是歲赧王崩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資治通鑑卷五

資治通鑑卷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秦紀一

起柔兆敦牂盡昭陽作噩凡二十八年始丙午終癸酉也　陸德明曰秦隴西谷名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秦之先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秦谷非子曾孫秦仲周宣王命為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列為諸侯春秋時稱秦伯

昭襄王

名稷惠文王庶子也西周既亡天下莫適為主通鑑以秦卒併天下因以昭襄王繫年謚法昭德有勞曰昭辟地有德曰襄以沈約謚法言之則昭襄複謚也卒子恤翻謚神至翻

辟讀曰闢

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河東本魏地秦取之以其地在大河之東置河東郡守式又翻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秦法論死于市謂之棄市應侯曰以不懌王稽薦范雎於秦王雎既相秦稽亦進用今以罪死故雎曰以不懌懌悅也不懌不悅也應於陵翻或曰范雎之初進用於秦至於為相昭襄王誠悅之也鄭安平既降趙王稽又得罪雎雖為相昭襄王臨朝接之日以不悅懌羊益反王臨朝而歎朝直遙翻應侯請其故王曰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將即亮翻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燕於賢翻蔡姓

也以國為氏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怒使人召之蔡澤見應侯禮又倨倨居御翻傲也應侯不快因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相息亮翻請問其說蔡澤曰吁孔安國曰吁疑怪之辭孔穎達曰吁者心有所嫌而為此聲故以為疑怪之辭也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謂春生夏長秋就實冬閉藏各成其功而相代謝也夫音扶下同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何足願與商君事見二卷周顯王三十一年吳起事見一卷安王二十一年大夫種相越王句踐以雪會稽之耻功成不退為句踐所殺種溫

（公音章勇翻與讀曰歟句音鈞踐慈淺翻種章勇翻）應侯謬曰何為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盡也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應於陵翻謬靡幼翻邪音耶）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僇辱而身全者下也（僇與戮同）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周公豈不亦忠且聖乎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閎夭周文王武王之賢臣閎音宏夭於驕翻又於表翻）應侯曰善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惇厚舊故不倍功臣孰與孝公楚王

越王倍與背同蒲昧翻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功能孰與三子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五星早出為贏晚出為縮贏餘輕翻縮所六翻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怨已讐謂殺魏齊德已報謂進用王稽鄭安平等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于偽翻應侯遂延以為上客因薦於王王召與語大悅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為相國澤為相數月免相息亮翻楚春申君以荀卿為蘭陵令姓譜

荀本姓郇後去邑為荀又晉荀林父公族隰叔之後班志蘭陵縣屬東海郡史記正義曰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

荀卿者趙人名況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後先皆去聲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羿古之善射者造父古之善御者也羿音詣中竹仲翻父音甫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

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楊倞曰感忽恍惚也悠闇謂遠視不分之貌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露袒如人之支體上下無衣裳以覆蔽裸露肉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者也滑音骨亂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撓奴巧翻又奴教翻攪也若

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覆敷救翻蓋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康曰將音將帥之將余據文義讀如字為通傳音附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百人為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莫邪吳之寶劍也說文莫邪長戟也邪音耶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

之利鋒當之者潰兌劉向新序作銳楊倞曰兌猶聚也讀與隊同倞音諒園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夫音扶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字書仇讎皆匹也說文仇讐也讎猶應也左傳怨耦曰仇記曰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蓋謂仇之初匹也至于耦而成怨則為仇讐校也兩本相對覆校是非也殺父之人一旦相對覆校是非則不共戴天矣仇讐之義至此為甚後世牽以為言好呼到翻為于偽翻惡烏路翻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

父母也彼必將來告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商頌之辭武王湯也發依商頌讀為斾古者軍將戰則建斾)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楊倞曰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敎令也行謂動用也)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治直吏翻)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

用也卬古仰字音魚向翻楊倞曰下託上曰仰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孟康曰技擊者兵家之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楊倞曰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隆重也技渠綺翻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楊倞曰八兩曰錙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以錙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矣錙莊持翻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毳與脆同音此芮翻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賃女禁翻毛晃曰借也僦也市傭謂市人

之受雇者也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楊倞曰選擇武勇之士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取長短材力之中度者也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三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衣于既翻屬之欲翻操十二石之弩沈括曰鈞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為一石自漢時已如此于定國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彊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杭米一斛之重為一石凡石以九十二斤半為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當二人有餘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二十四鈞比顏高之弓當五人有餘此皆近世教習所致武備之盛前古未有其比按括之論詳矣然用之則誤國喪師不知合變是趙括之談兵也操七刀翻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謂置戈于身之上即荷戈也荷下可翻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

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中試言程試而中度者復其戶不傜役也利其田宅給以田宅便利之處胄令之兜鍪冠古玩翻贏怡成翻擔也中竹仲翻復方目翻是其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改造謂更選擇也易弋豉翻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陿與狹同隘烏懈翻楊倞曰隱之以阨謂隱蔽以險阨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阨隱藏其民于阨中也忸與狃同串習也戰勝則與之慶賞使習以為常鰌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鰌我亦勝我陸德明音義曰鰌音秋藉也李云鰌藉也藉則削

也恤女九翻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鬭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楊倞曰有功則賞之使相長凡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要一遥翻長知兩翻是最為衆彊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焦熬之物至脆投石則碎熬五刀翻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

安制綦節之理也楊倞曰干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而作者無異未有愛貴其上而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于節義心不為非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楊倞曰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起而兼此數國使之危殆故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漸浸漬也言勢詐功利漸染以成俗漸子廉翻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隳泰山也謂禮義教化之所齊以詐遇之無不敗者隳讀曰毀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挹一及翻義與揖同誅桀紂若誅獨夫故

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治直之翻）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之兵（夫音扶下同）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將即亮翻）荀卿曰知莫大於棄疑（楊倞曰不用疑謀此智之大知讀曰智）行莫大於無過（行下孟翻）事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言不可自以為必勝）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楊倞曰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嚴固則敵不

得而陵奪也處昌呂翻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楊倞曰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于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言欲為將而惡失權則舍已之勝筭遷就以逢君之欲矣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將即亮翻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夫音扶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

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楊倞曰至謂守一而不變處旨呂翻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楊倞曰百官軍之百吏也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謂之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楊倞曰言必無覆敗之禍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

謂五無曠曠廢也夫音扶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將即亮翻將建旗伐鼓以令三軍之進退死不離局離力智翻御死轡百吏死職上大夫死行列行户剛翻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令力正翻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楊倞曰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拒捍者奔命謂奔走來歸其命不獲之以為囚俘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

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其順仍者生傢仍者死奔命者貢楊倞曰傢向也謂傢向格鬬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將也傢音素微子開封於宋殷紂暴虐微子奔周武王殺紂封微子於宋微子本名啟此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曹觸龍斷於軍楊倞曰說苑云桀為天子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謟諛不正此云紂當是說苑誤桀戰國時趙亦有左師觸龍豈姓名同乎姓譜曹姓本自顓頊元孫陸終之子六安周武王封曹挾於邾故邾曹姓也至魏武帝始祖曹叔振鐸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謌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以上下文觀之商周二字恐或倒置楊倞曰竭蹷顛仆猶言匍匐也樂音洛蹷居月翻無幽閒辟陋之

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閒讀曰閑辟讀曰僻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夫音扶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引文王有聲之詩而言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亂國之民樂吾之政故不安其上惟欲吾兵之至也樂音洛臨武君曰善

陳囂問荀卿曰囂虛驕翻又牛刀翻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

爭奪也（為爭于僞翻）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惡烏路翻）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燕孝王薨子喜立　周民東亡（義不為秦民也）秦人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𢠸狐之聚（此西周文公也武公之子也自赧王時東西分治赧王擁虛器而已班志河南郡梁縣有𢠸狐聚括地志汝州外古梁城即𢠸狐聚也陽人故城即陽人聚也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秦遷東周所居也梁亦古梁城也在汝州梁縣西南十五里索隱曰𢠸狐聚與陽人聚在洛陽南北五十里梁新城之間也𢠸與憚同聚賢曰慈諭翻）楚王遷魯於莒而取其地（魯至是而亡莒居許翻）

五十三年摎伐魏取吳城後漢志河東郡大陽縣有吳山山上有虞城杜預曰虞國也帝王世紀曰舜妃嬪于虞虞城是也亦謂吳城秦昭王伐魏取吳城是也摎紀虯翻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朝直遥翻令力政翻

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班志雍縣屬扶風秦惠公都之有五時故於此郊見上帝欲行天子之禮也應劭曰四方積高曰雍凡下見上之見音賢遍翻雍於用翻時音止

楚遷於鉅陽赧王三十七年楚自郢東北徙於陳今自陳徙鉅陽至始皇六年春申君以朱英之言自陳徙壽春則此時雖徙鉅陽未離陳地也赧奴版翻郢以井翻離力智翻

五十五年衛懷君朝於魏魏人執而殺之更立其弟是

為元君（更工衡翻）元君魏壻也（壻女夫妻謂夫亦曰壻旁從女或從士思繼翻）五十六年秋王薨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薨呼肱翻七子八子秦宮中女官名）以子楚為太子趙人奉子楚妻子歸之韓王衰經入弔祠（賢曰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經首經象緇布冠要經象大帶經之言實衰之言摧明中實摧痛也衰七雷翻）燕王喜使栗腹約歡於趙（姓譜栗姓栗陸氏之後燕因肩翻）以五百金為趙王酒反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長平之敗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五年）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言其四境皆鄰于彊敵四面拒

戰也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王怒羣臣皆以為可乃發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乘繩證翻鄗呼各翻卿秦攻代姓譜卿姓也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姓譜將亦姓也音即良翻飲於禁翻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使疏吏翻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蹴子六翻蹋也綬音受將渠泣曰臣非自為為王也為于偽翻燕師至宋子班志宋子縣屬鉅鹿郡趙廉頗為將逆擊之敗栗腹於鄗敗卿秦樂乘於代將即亮翻樂乘趙將也戰國策曰樂乘敗卿秦于代當從之敗補邁

翻追北五百餘里遂圍燕（燕都薊趙人進圍之）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處昌呂翻處和者主和也）燕王使將渠為相而處和趙師乃解去（相息亮翻）趙平原君卒（卒子恤翻）

孝文王（索隱曰名柱謚法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尊華陽夫人為華陽太后夏姬為夏太后（姓譜周封夏后氏于杞非為後不得封者以夏為氏一曰陳夏徵舒之後夏姬生莊襄王故尊為太后華户化翻夏户雅翻）燕將攻齊聊城拔之（聊城在濟水之北班志聊城縣屬東郡）或譖之燕王燕

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因肩翻將即亮翻約之矢謂以書圍繞束縛于矢也射而亦翻）遺燕將為陳利害（遺于季翻為于偽翻）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我自刃遂自殺（降戶江翻喟丘貴翻言與其使人加刃於我寧使我拔刃而自殺也）聊地亂田單克聊城（用大師曰克）歸言魯仲連於齊欲爵之仲

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詘曲勿翻禮記不充詘于富貴詘者喜失節歎予謂此詘即屈伸之屈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釐讀曰僖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彊其兩翻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朱熹曰君子成德之名

莊襄王本名異人改名楚孝文王之中子也謚法勝敵制彊曰莊

元年呂不韋為相國相息亮翻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

使相國師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師讀曰率聚慈喻翻周既不祀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周有天下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宗廟血食八百六十餘年西周已亡猶幸東周能守其祀東周又為秦所滅則盡不祀矣索隱曰既盡也日食盡曰既言周祚盡滅無主祭祀周比亡比必寐翻及也凡有七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班志河南縣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平王居之洛陽周公遷殷民於此是為成周師古曰穀城即今新安應劭曰平陰在平城北故曰平陰班志河南郡之平縣即平城也括地志曰故穀城在洛州河南縣西北十八里苑中河陰縣城本漢平陰縣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十三州志曰在平津大河之南魏文帝改曰河陰劉昭曰偃師帝嚳所都盤庚復南亳是

為西亳鄩古鄩伯國周之東周公所居緱氏周大夫劉子邑宋白曰緱氏春秋之滑國已上七邑漢皆屬河南郡緱工侯翻郟音夾鄏音辱以河南洛陽十萬户封相國不韋為文信侯相息亮翻蒙驁伐韓驁五到翻又五刀翻取成皐滎陽班志滎陽縣屬河南郡滎澤在其南唐屬鄭州初置三川郡楚滅魯遷魯頃公於卞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即其地班志卞縣屬魯郡頃音傾為家人家人猶今所謂齊民也

二年日有食之蒙驁伐趙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班志榆次狼孟二縣並屬太原郡榆次即左傳涂水梗陽之地括地志狼孟故城在并州陽曲縣東北二十六里

楚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於齊其事急請

以為郡而封於江東楚王許之春申君因城吳故墟以為都邑吳都姑蘇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而吳為墟班志吳縣太伯所邑漢為會稽郡治所句音鉤踐慈演翻宮室極盛春申君相楚楚正弱春正彊不能為固謀乃營其都而盛宮室何足道也孔穎達曰爾雅云室謂之宮宮謂之室別而言之論其四面穹隆則曰宮因其貯物則曰室室之言實也

三年王齕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齕恨勿翻蒙驁帥師伐魏取高都汲班志高都縣屬上黨郡汲縣屬河內郡括地志高都縣今澤州也汲故城在衛州所理汲縣之西南三十五里帥讀曰率魏師數敗數所角翻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信陵君留趙事

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八年還從亶翻又音如字報奴版翻誡門下曰誡居拜翻敕也有敢為
魏使通者死為于僞翻使疏吏翻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信陵
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康曰重直用切余按文義
當音輕重之重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
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
趣駕還魏卒子恤翻趣讀曰促催也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
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
將即亮翻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

自春秋至戰國率以黃河之西為河外晉賂秦以河外列城五即其證也驁五到翻敗補邁翻蒙驁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安陵人縮高之子仕于秦後漢志汝南郡征羌縣有安陵亭注云即魏安陵君所封地栝地志曰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還從宣翻又音如守縮所六翻秦使之守管班志河南郡中牟縣有管叔邑後漢志中牟縣有管城杜預曰管國也在京縣東北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執節尉信陵君使安陵君遣縮高欲使安陵以君諭其民以父諭其子也軍尉之執節者也周執節以使漢執節則使且可以專殺矣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

請之使吏導使者至縮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夫音扶倍蒲妹翻喜許既翻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使疏吏翻之如也往也安陵本魏地魏襄王以封其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造七到翻安陵君曰我先君成侯受詔

襄王以守此城也手授太府之憲（太府魏國藏圖籍之府憲法也）憲之上篇曰臣弒君子弒父有常不赦（有常謂有常法也）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降戶江翻與讀曰預）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謂為安陵之禍也悍下罕翻又音汗）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刎扶粉翻頸居郢翻縞古老翻）

爾雅曰縞皓也辟讀曰避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請再拜辭罪安陵受封於魏國者也縮高受壓於安陵者也縮高之子不為魏民逃歸秦而臣於秦為秦守管時秦加兵於魏欲取大梁安陵僾念魏為宗國縮高僾念其先為魏民見魏之危安敢坐視而不救公子無忌為魏舉師以臨之安陵君則陳太府之憲縮高則陳大臣之義以拒之雖死不避反而求之可謂得其死乎無忌為之縞素辟舍以謝安陵吾亦未知其何所處也王使人行萬金於魏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信陵君殺晉鄙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六年間古莧翻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而不聞魏王矣令力丁翻說式

尚翻將即亮翻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為魏王未也數所角翻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君將兵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凡四歲而卒朝直遥翻卒子恤翻韓王往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以禮鄰國君弔君為之主鄭玄曰君為之主弔臣恩為已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記曰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其子辭之五月丙午王薨薨呼肱翻太子政立生十三

年矣國事皆决於文信侯號稱仲父呂不韋封文信侯仲父以齊桓禮管仲禮之

晉陽反是年秦攻得晉陽置太原郡未久而秦有莊襄王之喪故反

始皇帝上諱政莊襄王子也王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故自號曰皇帝欲傳世以一至萬乃除謚法號始皇帝

元年蒙驁擊定之擊定晉陽也驁五到翻

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間古莧翻班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幵頭山東至馮翊陽陵縣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淮南子曰涇水出薄落之山華戎對境圖涇水上接蔚茹水南流至笄頭山西折而東流逕原州涇州界又東流逕邠州乾州之北又東

南流至雍州涇陽縣而合于渭師古曰仲山即今九嵕之東仲山也幵輕煙翻蔚紆勿翻笄古兮翻雍於用翻嵕祖紅翻 並北山東注洛 並步浪翻師古曰洛水即馮翊漆沮水程大昌曰禹貢止有漆沮春漢以來始有洛水所謂洛者班志云源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今按其水自入塞後歷鄜坊同三州始入渭孔安國謂自馮翊懷德縣入渭是也漢懷德唐同州朝邑縣是也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沮水自邠州東北來洛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所謂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沮七余翻鄜音膚邠彼巾翻 中作而覺 師古曰中作謂用功中道事未竟也覺露也韓之謀露也 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 臣為于偽翻卒子恤翻終也 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

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師古曰注引也填閼謂壅泥也言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更令肥美故一畝之收至六斛四斗杜佑曰古者百步為畝秦漢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為畝閼讀曰淤音於據翻舄與潟同音思積翻鹵也鹵亦作滷音郎古翻鹹滷關中由是益富饒饒有餘裕也

二年麃公將卒攻卷索隱曰麃邑名麃公史失其姓名麃悲驕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卷達員翻邑名斬首三萬

趙以廉頗為假相國伐魏取繁陽班志繁陽縣屬魏郡應劭曰在繁水之陽括地志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相息亮翻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頗出犇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趙

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數所角翻復扶用翻使使疏吏翻令力丁翻被皮義翻上時掌翻矢糞也趙王以為老遂不召郭開之間廉頗以其仇也其讒殺李牧則好貨耳讒人罔極其禍國可勝言哉間古莧翻好呼到翻勝音升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于壽春將即亮翻壽春縣漢屬九江郡唐為壽州治所始皇六年

楚方徙都壽春史終言廉頗之事也卒子恤翻

三年大饑五穀皆不熟為大饑蒙驁伐韓取十二城驁五到翻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班志武遂縣屬河間國方城縣屬廣陽國後漢志作方城括地志易州遂城縣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將即亮翻燕因肩翻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雁門備匈奴秦置雁門郡在代郡西南匈奴淳維之後本夏后氏之苗裔索隱曰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曰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曰漢曰匈奴

常粥其别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獯許云翻粥音育檢虛檢翻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康曰師出無常處所在張幕居之以將帥得稱府故曰莫府莫與幕同一曰莫大也莫府猶言大府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孔頴達曰古人不騎馬故但經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射之所起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註云揮夷牟黄帝臣是弓矢起於黃帝矣騎奇寄翻下同剡以冉翻謹烽火多間諜塞上置候望之地邊有警則舉烽漢書音義烽如覆米薁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索隱曰字林薁漉米藪也音一六翻纂要薁淅箕也烽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烽主晝燧主夜間諜者使之間行以伺敵觀其變動也間古莧翻諜達協翻著直畧翻

桔吉屑翻橰音皋漉音鹿淅音析難乃旦翻伺相吏翻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收畜產而自保也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將即亮翻趙王讓之讓責也李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說文畜許竹翻養也史記正義許又翻又音蓄聚也王復請李牧復扶又翻李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彊起之杜門塞門以拒絕來者彊其兩翻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

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言屢賞而不用之以戰也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車騎皆選其堅良者乘縄證翻騎奇寄翻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禽敵殺將者賞百金將即亮翻彀者十萬人彀古候翻張弓也索隱曰彀謂能射者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委棄也委之於敵也佯音羊單于聞之單于匈奴首領之稱班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單音蟬稱處陵翻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陳讀曰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如淳曰襜襤胡名在代地班書

作澹林襜都甘翻襤路談翻類篇盧甘翻破東胡東胡其後為鮮卑烏丸服虔曰在匈奴東故曰東胡降林胡如淳以澹林為東胡以此觀之似是兩種降戶江翻單于犇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近其靳翻先是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戎狄先悉薦翻秦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班志緜諸道屬天水郡西漢之制縣有蠻夷曰道括地志緜諸城在秦州秦嶺縣北五十六里唐貞觀十七年省秦嶺入清水縣韋昭曰緄戎春秋以為犬戎師古曰混云夷也史記正義曰緄音昆字當作混余謂昆戎即周之昆夷翟與狄同班志隴西郡有狄道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道天水郡有豲道應劭曰豲戎邑也狄道晉置武始郡括地志豲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豲戶官翻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

荔烏氏朐衍之戎班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後漢志扶風漆縣有漆水晉分扶風置新平郡治漆縣班志義渠道屬北地郡括地志唐寧慶二州地又班志馮翊臨晉縣古大荔城括地志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地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大荔王城也宋白曰同州馮翊縣古大荔城在今州東三十七里朝邑縣界故王城是也荔力計翻班志安定郡有烏氏縣括地志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氏音支班志北地郡有朐衍縣括地志鹽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應劭曰朐音煦師古音香于翻康求于翻非而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自漢北平無終白狼以北皆大山重谷諸戎居之春秋謂之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

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昭王之時宣太后誘義渠王殺諸甘泉甘泉在漢馮翊雲陽縣漢起甘泉宮於此誘羊久翻遂發兵伐義渠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隴西唐渭州洮州河州之地北地唐慶州寧州鄜州靈州鹽州之地上郡唐延州綏州銀州之地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徐廣曰五原郡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酈道元曰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陽縣以南悉沙阜耳無他異山故廣志云朔方郡移沙七所而無山以擬之是議志之僻也陰山在河東南斯可矣

漢郎中侯應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孝武出師攘之于漠北匈奴過之未嘗不哭則此山蓋在沙漠之南也括地志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杜佑曰今安北府北山是也安北府治中受降城地志朔方郡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峰俱峻名曰高闕水經注河水自窳渾縣東屈而東流逕高闕南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劉昫曰高闕北拒大磧口三百里杜佑曰高闕當在豐州河西厥九勿翻降戶江翻窳以主翻渾戶昆翻磧七迹翻

而置雲中雁門代郡

史記正義曰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漢之雁門代郡皆在句注陘之北唐之雲翔蔚新武州即其地也若唐之代州雁門郡惟崞繁時二縣漢雁門郡之舊縣其雁門縣則漢太原郡之廣武縣也五臺則漢太原之慮虒縣也句音鉤陘音刑蔚紆勿翻崞音郭時音止師古曰慮虒音廬夷

其後燕將秦開為

質子胡姓譜秦本顓頊後子嬰既滅支庶為秦氏余按左傳魯有秦堇父秦姓其來尚矣燕因肩翻將即亮翻質音致父音甫堇几隱翻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造陽地名在上谷余按漢書所謂上谷之斗造陽是也杜佑曰晉太康地志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出九百里得造陽即嬀州銀城縣史記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造陽地在上谷未詳孰是史記正義曰上谷今嬀州王隱地道志曰郡在谷之頭故以上谷名焉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燕因肩翻嬀居為翻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以拒胡漁陽唐薊州檀州北平唐平州遼東其地在大遼水之東唐嘗置遼州又嘗為安東都護府治所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

四年春蒙驁伐魏取暘有詭暘徐廣音場索隱音暢類篇又直亮翻仲郎翻三月軍罷　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質音致　七月蝗疫蝗子始生曰蝝翅成而飛曰蝗以食苗為災疫札瘥瘟也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魏安釐王薨子景湣王立釐讀曰僖湣讀曰閔

五年蒙驁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等二十城驁五到翻括地志酸棗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十五里索隱曰燕虛二邑名春秋桓十二年會于虛赧王四十二年黃歇說秦王曰拔酸棗虛桃按今東郡燕縣東三十里有桃城虛蓋與桃相近括地志南燕城古燕國滑州胙城縣是也桃虛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燕烏田翻虛如字班志長平縣屬汝南郡括地志在陳州宛丘

縣西六十六里班志雍邱縣屬陳留郡郡故杞國也雍於用翻史記正義曰地理志河内郡有山陽縣佘考之上下文此非河内之山陽葢班志山陽郡之地

初置東郡

初劇辛在趙與龐煖善（龐王三年劇辛自趙適燕劇竭戟翻煖音許遠翻又許元翻龐奴版翻）已而仕燕燕王見趙數困於秦廉頗去而龐煖為將欲因其敝而攻之問於劇辛對曰龐煖易與耳（數所角翻將即亮翻易弋豉翻）燕王使劇辛將而伐趙趙龐煖禦之殺劇辛取燕師二萬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以發明年合從伐秦事從子容翻）

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為從長（從子容翻長知兩翻）

春申君用事取壽陵徐廣曰壽陵在常山史記正義曰本趙邑也余據五國攻秦取壽陵至函谷則壽陵不在新安宜陽之間當在河東郡界常山無乃太遠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史記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余按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又按隋志魏州之觀城舊曰衛國開皇六年始更名信都國則隋冀州也開皇六年置武邑縣并得觀津縣地則觀津猶屬信都也正義誤矣觀古玩翻人皆以楚為彊君用之而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阨之塞而攻楚不便劉昭曰江夏郡鄳縣古冥阨之塞也史記正義曰黽阨之塞在申州

張守節曰中州羅山縣本漢鄳縣平靖關盖鄳縣之阨塞括地志曰石城山在中州羅山縣東南二十一里古冥阨塞黽音盲康彌兗切非也阨音厄又於賣翻 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背蒲妹翻 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鄢於憶翻 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于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郢以井翻 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相息亮翻 秦拔魏朝歌朝歌紂都衛康叔所封也班志朝歌縣屬河內郡 及衛濮陽衛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班志野王縣屬河內郡濮博木翻 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伐魏取汲　夏太后薨即夏姬也夏戶雅翻薨呼肱翻　蒙驁卒驁五到翻卒子恤翻

八年魏與趙鄴　韓桓惠王薨子安立

九年伐魏取垣蒲蒲晉公子重耳所居邑也班志蒲子與垣縣皆屬河東郡括地志故垣城漢縣治本魏地王垣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故城在隰州蒲縣北四十五里垣于元翻重直龍翻

夏四月寒民有凍死者　王宿雍雍於用翻　己酉王冠冠古喚翻帶劍　楊端和伐魏姓譜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以為氏又晉大夫楊食我食采於楊氏子孫以邑為氏楊食音嗣采倉代翻　取衍氏史記正義曰衍氏在

鄭州衍羊善翻初王即位年少少始照翻太后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禍及己乃詐以舍人嫪毒為宦者進於太后師古曰嫪居虯翻許慎郎到翻康盧道切毒烏改翻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毒為長信侯以太原為毒國政事皆決於毒客求為毒舍人者甚衆王左右有與毒爭言者告毒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毒下遐稼翻治直之翻毒懼矯王御璽發兵欲攻蘄年宮班志蘄年宮秦惠公所起在雍括地志在岐州城西故城內蘄巨依翻為亂句斷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相息亮翻戰咸陽斬首數百

毐敗走獲之秋九月夷毐三族秦有夷三族之罪張晏曰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師古曰如說是所謂參夷之誅也黨與皆車裂滅宗舍人罪輕者徙蜀凡四千餘家遷太后於雍萯陽宮萯陽宮秦文王所起水經註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萯陽宮西又北逕五柞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後漢志甘亭在扶風鄠縣萯音倍殺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斷其四支積於闕下死者二十七人斷丁管翻齊客茅焦上謁請諫姓譜周公之子封于茅其後以國為氏又有茅戎邾大夫有茅地茅夷鴻謁猶今之刺也上謁者通名而求見也上時掌翻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夫積闕下者邪若汝

也夫音扶對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二十八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天之經星也日月五星之行躔次所舍故謂之宿宿音秀亢音剛觜即移翻參疏簪翻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使疏吏翻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而逃邑子同邑之少年也王大怒曰是人也故來犯吾趣召鑊烹之趣讀曰促鑊胡郭翻吳人謂之鍋是安得積闕下哉王按劒而坐口正沫出沫莫曷翻涎也使者召之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

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蔡邕獨斷曰陛階陛也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稱陛下應劭曰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以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若今稱殿下閣下之類斷丁亂翻王曰何謂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悖蒲妹翻又蒲沒翻行下孟翻下同不自知邪邪音耶車裂假父謂嫪毒囊撲二弟以囊盛其人撲而殺之撲弼角翻又普卜翻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雍於用翻行下孟翻為于偽翻臣言已矣乃解衣伏

質[質與鑕同職日翻鐵椹也]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受事者受所敎之事也]乃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為母子如初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甚衆進之卒無子[卒子恤翻]趙人李園持其妹欲進諸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乃求為春申君舍人已而謁歸[謁謁告而歸也]故失期而還[欲以發春中君之問也還從宣翻]春申君問之李園曰齊王使人求臣之妹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謂已入聘幣否也使疏吏翻]曰未也

春申君遂納之既而有娠（娠音身）李園使其妹說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周赧王五十三年楚以春申君為相至是二十餘年說式芮翻相息亮翻）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人謂死後為百歲後）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非徒然也（言非但如此而已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之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

測之禍哉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妹謹舍而言諸楚王（謹舍者別為館舍以居之奉衛甚謹也）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李園妹為王后李園亦貴用事而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楚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亦有無望之禍（史記正義曰無望者不望而忽至）今君處無望之世（正義曰謂生死無常也處昌呂翻）事無望之主（正義曰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正義曰謂吉凶忽為）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

相國其實王也相息亮翻王今病旦暮甍甍而君相幼主因而當國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長知兩翻不讀曰否此所謂無望之福也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左傳曰怨耦曰仇蓋取此義治直之翻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甍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甍呼肱翻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班書百官表郎掌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韓信曰吾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蓋戰國時置此官王甍李園先入臣為君殺之此所謂無望之人也為于偽翻春申君

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日楚王薨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史記正義曰棘門壽春城門名春申君入死士俠刺之俠讀曰夾蓋夾而刺之魏晉儀衛有俠轂隊亦曰夾轂隊刺七亦翻投其首於棘門之外于是使吏盡捕誅春申君之家太子立是為幽王

揚子法言曰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

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八年不忍誅

十年冬十月文信侯免相出就國相息亮翻文信侯國於河南洛陽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耳謂遊說以間秦之君臣為于偽翻間古莧翻請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索山客翻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上時掌翻史記戎王使由余使於秦穆公留由余而遺戎王以女樂戎王受而說之乃歸由余由余諫戎王而不聽穆公使人要之由余遂去戎降秦穆公用其謀伐戎并國十二開地千里晉獻公滅虞虜其大夫百里奚以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穆公贖之於楚授以國政奚薦其友蹇叔穆公使人厚幣迎之以為上

大夫晉惠公殺其大夫丕鄭其子豹奔秦穆公用之公孫支子桑也余使疏吏翻遺于季翻說讀爲悅要一遥翻降户江翻勝以證翻宛於元翻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睢彊公室杜私門事並見前治直吏翻從子容翻睢息隨翻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夫色樂珠玉不産於秦而王服御者衆夫音扶色女色也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臣聞太山

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秦謂民為黔首黔其廉翻黧黑也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齎盜糧者也藉慈夜翻假也借也齎子兮翻持遺也或為資義亦通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驪邑而還班志京兆新豐縣秦之驪邑古驪戎國也驪山在其南漢高帝七年更名新豐驪呂支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更工衡翻王卒用李斯之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

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卒子恤翻遺于季翻剌七亦翻又七賜翻將即亮翻

十一年趙人伐燕取貍陽史記正義曰按燕無貍陽疑貍字誤當作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趙東界至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也康從本字力之切余謂康音是戰國策燕昭王攻齊陽城及貍竊意貍即貍陽也其地當在齊燕境上燕因肩翻兵未罷將軍王翦桓齮楊端和伐趙言伐燕之兵未罷而秦兵來伐也姓譜桓本自姜姓齊桓公後因諡為氏余按齊桓之前有周桓王魯桓公晋有桓莊之族而以姓桓者為祖齊桓亦不通矣齮丘奇翻又去倚翻諡神至翻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轑陽閼於曷翻與音預又音余

徐廣曰轑音老在并州十三州志轑陽在上黨西北百八十里蓋唐樂平郡地今之遼州也據十三州志轑當音遼桓齮取鄴安陽鄴縣有安陽城曹魏置安陽縣屬魏郡趙悼襄王薨薨呼肱翻子幽繆王遷立繆靡幼翻其母倡也倡音昌妓女也嬖於悼襄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之遷素以無行聞於國為遷亡趙張本行下孟翻文信侯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之使疏吏翻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處昌呂翻文信侯自知稍侵恐誅

十二年文信侯飲酖死鴆鳥出南方噉蝮蛇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酖直禁翻竊葬其舍人臨者皆逐遷之臨良鴆翻哭也且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操七刀翻嫪居蚪翻毐烏改翻

揚子法言曰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穿壁窬穿墻窬音諭又音俞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擔亦作儋齊人名小罌為儋音都濫翻石斗石也罌於耕翻未見雒陽也

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　發四郡兵助魏伐楚發關東四郡兵

也

十三年桓齮伐趙敗趙將扈輒於平陽齮丘奇翻又去倚翻敗補邁翻將即亮翻扈夏有扈氏之後音户輒陟涉翻後漢志魏郡鄴縣有平陽城括地志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史記正義曰平陽戰國時屬韓後屬趙若據正義所云則以此平陽為河東之平陽非也當以後漢志括地志為正斬首十萬殺扈輒趙王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復扶又翻括地志宜安故城在常山藁城縣西南二十五里肥下即班志真定國之肥纍縣春秋肥子之國括地志肥纍故城在藁城縣西七里秦師敗績大崩曰敗績桓齮犇還趙封李牧為武安君還從宣翻

十四年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後漢志魏郡鄴縣有武城史記正義曰即貝州武城縣外城是齮丘奇翻又去倚翻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古者列國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顓斯氏翻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灋術之學班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鼂錯為申商刑名之學言人主不可不知術數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公孫宏曰擅殺生之力通雍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畢見於上謂之術與錯所言同灋古法字鼂古朝字錯千故翻瓚藏旱翻塞悉則翻見賢遍翻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數所角翻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

賢治直之翻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言自孤憤至說難皆韓非子篇名索隱曰孤憤者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者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者韓非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者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制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者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說林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余謂說難者言游說之難溫公揚子註說音稅難如字王聞其賢欲見之非為韓使於秦因上書說王曰為于偽翻使疏吏翻上時掌翻說式

（尚翻）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從子容翻）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燕因肩翻朝直遥翻）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為于偽翻）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

人遺非藥令早自殺下遐稼翻治直之翻遺于季翻令力丁翻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楊子法言曰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知說之難而卒死于說是何其所行與所言反也說式芮翻難如字卒子恤翻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確堅也言自信之堅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非憂說之不合夫音扶此非指韓非子之名非邪此非是非之非邪音耶曰說不由道

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謂欲亡韓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言死猶有餘罪也烏足愍哉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番音婆又音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秦軍畏李牧不敢戰而還趙之所恃者李牧而卒殺之以速其亡

初燕太子丹嘗質于趙與王善王之父異

人質於趙生王於邯鄲王即位丹為質於秦質音致王不禮焉丹怒亡歸為丹遣荆軻刺秦王張本

十六年韓獻南陽地此漢南陽郡之地時秦楚韓分有之九月發卒受地於韓　魏人獻地　代地震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史記正義曰樂徐在晉州平陰在汾州余謂上書代地震則樂徐平陰皆代地也烏得在晉汾二州界水經註徐水出代郡廣昌縣東南大嶺下東北流逕郎山入北平郡界意樂徐之地當在徐水左右又代郡平邑縣王莽曰平湖十三州志平湖城在高柳南百八十里水經註曰代郡道人縣城北有潭淵而不注俗謂之平湖平陰之地蓋在此湖之陰也樂意當音洛臺屋牆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

步毛晃曰四方而高曰臺垣于元翻圻斥格翻說文裂也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史記本紀作內史騰班書百官表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余按秦內史蕪治漢三輔之地始皇并天下置三十六郡內史其一也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韓至是而亡潁川郡韓地也韓自平陽徙都河南新鄭韓景侯又自新鄭徙都陽翟秦滅韓遂以為陽翟縣為潁川郡治所華陽太后薨華戶化翻趙大饑衛元君薨子角立

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史記正義曰上郡上縣今綏州是也余謂上地以其地在大河上游凡上郡抵西河之地皆是也應劭曰井陘在常山郡井陘縣西唐謂之上門將即亮翻又

音如字陘音刑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端和即楊端和此逸楊字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之姓譜顏姓本自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族又邾武公名夷字曰顏故公羊傳稱顏公後以為氏將即亮翻采食代翻傳直戀翻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

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葱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趙至是亡邯鄲音寒丹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殺之王母邯鄲美女也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八年怨於元翻還從太原上郡歸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大后薨薨呼肱翻王翦屯中山以臨燕中山春秋之鮮虞也戰國時為中山國趙滅之以其地為中山郡水經註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唐之定州即其地也燕因肩翻趙公子嘉帥其宗數百人犇代帥讀曰率自立為代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上谷燕地秦置上谷郡唐易州嬀州之地括地志上谷郡故城在嬀州懷戎縣東北百一十里嬀居為翻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郝音釋康曰呵各切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魏景湣王薨子假立湣與閔同燕太子丹怨王怨王之不禮也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鞠居六翻姓也姓譜云后稷之孫生而有文在手曰鞠因以為氏余

謂此傳會之說也鞠武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匈奴以圖秦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令力丁翻康曰惛音昏恐丘用翻余謂然字句絕言鞠武之計迂遠使人悶然恐如字須待也頃之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姓譜周宣王封太王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太子受而舍之舍如字館也鞠武諫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太子曰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是固丹命卒之時也命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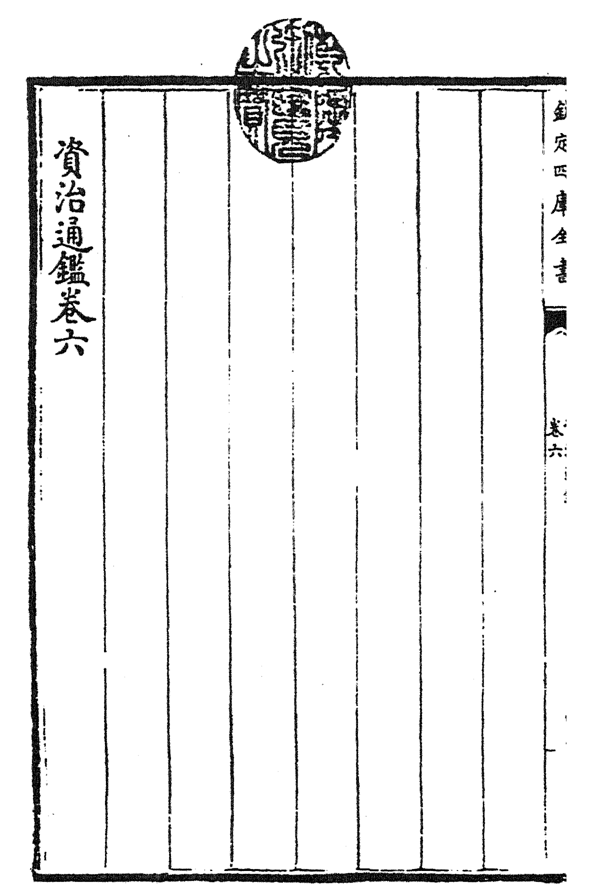
謂命盡也丹言樊將軍以窮來歸當盡死以保匿舍藏之卒子恤翻願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禍以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太子不聽太子聞衛人荆軻之賢楚國本曰荆此蓋楚未改國號之前受姓也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趙不能支秦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困於兵燕困肩翻數所角翻何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從子容翻使疏吏翻刼秦王使悉反

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燕丹於禮致荆軻之初畫兩端之策荆軻守其初說所以事不成要之戰國之士皆祖曹沫之故智若藺相如會秦王毛遂結從於楚之類是也沫音末又讀曰劌刺七亦翻又七賜翻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荆軻許之於是舍荆卿於上舍太子日造門下所以奉養荆軻無所不至閒古莧翻造七到翻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遣荆軻行荆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

後漢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亢亭劉向别録曰督亢膏腴之地史記正義曰督亢陂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唐會要涿州新城縣太和六年置古督亢地也督都毒翻亢音剛康苦浪翻

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說讀曰悅臣乃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荆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没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荆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揕張鴆翻索隱曰揕謂以劍刺其胸也則將軍之仇報

而燕見陵之愧除矣燕因肩翻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遂自刎太子聞之犇往伏哭然已無奈何遂以函盛其首刎扶粉翻盛時征翻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焠之焠忽潰翻索隱曰焠染也謂以毒藥染劒鍔也水與火合為焠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纔足以霑濡絲縷便立死也康曰血出如絲縷也濡人余翻縷龍主翻乃裝為遣荊軻以燕勇士秦舞陽為之副使入秦



資治通鑑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王應璧